中庸傳注

中庸傳註

蠡縣李塨著

中庸

中庸二字見於論語子思取以名篇而明道也孔子承堯舜禹湯文周以立教惟言孝弟忠信篤敬詩書禮樂而罕言性天謂上達非下學可躐也然三代文明既久士子必索高深必趨繁辭運會則然故當時論性測天處士橫議之禍已萌（如談天臧三耳諸家）子思恐道之岐也不得已作中庸明性天之正以杜眾妄見堯舜以來所傳執中用中不外喜怒哀樂子臣弟友三重九經庸常之道無須怪異是子思之旨也子思名伋孔子之孫　中一在中也不睹不聞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戒愼恐懼齊明其功也一時中也獨之隱微身與國家天下之見顯皆有一中道爲愼獨行達道達德三重九經當隨時處中也

四存學會校刊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天以元亨利貞之德命之人而爲仁義禮智是之謂性人率其仁義禮智之性而之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之謂道聖人愼修五典而制爲禮樂政刑是之謂教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言天道一陰一陽流行相繼而不息天道本然之善也於是大生廣生賦之於人陽德爲仁禮陰德爲義智凝成於心者則性也是天命之性也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達之天下也言愛親即性之仁敬長即性之義良知良能達之天下無不同也是率性之道也率循其自然也孟子所謂利也周禮周官修道之教也性即後文三達德道即五達道教則三重禮樂也皆中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性也發而皆中節道也用其中於民教也而皆庸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

不聞

道出於性成於教豈可須臾離哉若其可離則非共由之道矣夫人之心喜怒哀樂念念循環動與物接其閒寂然不發己心一無所睹一無所聞之時乃須臾也（塗道成說）然此須臾之未發性之本體在焉是天下之大本也此時昏忘則道離而本隕矣故君子存存然敬以直內以立其大本焉此存心之功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目之所不睹不聞念所不在易忘也人之所不睹不聞事莫人知易飾也然而不可也莫曰隱隔莫曰細微人之所見尙屬揣度己之自知莫可掩飾是莫見莫顯於此矣故君子於獨念獨處之地不以昭昭信節不以冥冥惰行而必曰明曰旦以慎其獨則發皆中節而天下之達道行矣此敬事之功也

按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卽大學之正心而微不同大學正心統動靜言也此之北所不睹不聞則專指靜言至致中則該動靜矣愼獨與大學愼獨同而意不同大學之愼獨謂愼則不敢欺以誠意也此之愼獨謂愼則不乖於節以致和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喜樂爲陽怒哀爲陰天道之陰陽所賦也喜怒哀樂惻隱及物卽仁有節文卽禮有斷制卽義知當喜怒而喜怒當哀樂而哀樂卽智凡願爲者皆喜之類也不願爲者怒之類也快意者樂之類也不快意者哀之類也發謂形於念見於事也中訓未發也天下之道皆從中出是天下之大本也和訓中節也天下之所共由猶大路然是天下之達道也故中和不可以不推致而致

之即通於天地萬物焉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以至於共睹共聞無時不存其心使心齊明如神居中肆應是致中也愼隱微之獨以至於見顯之處無在不敬其事使動容周旋中禮成己成物時措咸宜是致和也以之乾坤濟孚品彙咸若感化之位育也官天分地左右愛養政事之位育也修道之極功也致中即論語造次顚沛心不違仁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上文中庸之道大端已盡而未指實中庸故引仲尼之言以明中庸之所以名篇而歸之君子也君子即下舜回文武周公至聖至誠小人即後文的然日亡之小人鄉愿華士也蓋君子之外有三類一賢智而流於異端索隱行怪過於中庸者也一愚不肖自暴自廢不及中庸者也猶易辨也一小人在

彼自以爲中庸孟子所謂自以爲是也故曰小人之中庸而實與中庸反所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故曰小人反中庸似道非道爲道之賊故並立而首辨之時中無忌憚子思疏孔子之言也時中戒懼愼獨而隨時處中也無忌憚者色取行違閹然媚於世正戒懼愼獨之反也　通篇十九述孔子之言以成文而此與祖述節獨書聖字者前以見中庸之道發於仲尼後以見中庸之道備於仲尼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至者無過不及至善也民即下智愚賢不肖上斥小人此又歎民也子思引論語而去德字者明道也道正則德正矣益一能字者以起下文不可能聖者能果能此道至聖至誠爲能與非聖孰能知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

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此正言民鮮能之故以起下文也知愚賢不肖皆不行故道不明日在道中日出道外其如飲食之人何哉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此歎道不行必如舜之大知而後道行也好問好察邇言取善於人也隱惡揚善將人之來告也執執而度之兩端謂善言有輕重厚薄之不同者用中於民知其中而行之也斯通指上文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此歎人知道而不能守必如回之能守而乃爲知道也自謂知足料事而卒罹禍不可言料事自謂知足見道而卒失守不可言見道擇學問思辨之事也守即行也動必以禮謂之行非禮不動謂之守一也期月周年也失放失也賢過者他邊賢不及者中輟也拳拳守之堅也孔疏曰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穿地陷獸也服猶著也膺胸也或問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三月之後尚或有違較之不能期月守何如曰三月後之違對至誠無息言偶一間耳其功細不能期月守即失也其功粗不可同論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子路問强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

此歎中庸不可能必如君子之强而後能知能行也均天下國家大業也辭

爵祿高行也蹈白刃殺身也亦皆中庸所有然才足幹濟氣能奮激尚可取辦一時若中庸則履之平常詣之精粹無息可違無地可間非全體性命自强不息不可能也和處衆也中立自處也有道無道應世也不流不倚不變强也後文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夫焉有所倚中立而不倚之至也知智守仁强勇即後三達德也寛柔以教以寛柔率人也君子氣質含容之人非不流不倚之君子也强者氣質剛果之人非强哉矯之强也而汝也汝之所當强也袵親兵革如袵席也鄭注不變塞不變未達之所守也矯强貌詩曰矯矯虎臣朱注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此接上文而一束也素隱行怪過也遵道而廢不及也依乎中庸遯世不悔

知仁勇也聖人所知所行皆不過喜怒哀樂倫不過子臣弟友事不過禮樂文物而下學上達超出儔類直與天遊智愚賢不肖皆不見知而中以行願樂在其中安有悔哉孔子弗爲弗已是能中庸矣而歸之聖者言聖者能而吾願學焉自謙以勉人也鄭註曰素讀爲攻城攻其所傃之傃傃向也正義曰珍其所傃司馬甘文言向隱僻之處求索而行怪異之行也述傳述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此以下詳論君子之中庸也費如禮記不辭費之費隱如論語以我爲隱之隱言君子所由之路於常行者盡其材力以措用於身世何其費也而於不

當言者則隱而不宜不敢隱怪之門焉是何故也以知言之夫婦之愚皆可與有知覺若由知而及其至以至無不知則雖聖人亦有所焉不知以行言之夫婦之不肖皆可能有由行若由行而及其至以至無不能則雖聖人亦有所焉不能所處所也夫聖人窮於知矣窮於能矣能無隱乎豈惟聖人即大至天地而人尚有所憾是天地知能亦有所窮矣故使君子而語大則天地何依何附天下尚有能載之者乎使君子而語小則一塵一漠至纖至頤天下尚有能破之者乎破剖分也如鄒衍察陰陽消息先驗小物推至無垠天地未生莫可考原環海之外人所不睹此與庶物何與人倫何關不可知不可能啓異端亂庸行而祇成誕語是以君子隱之也不誦詩乎大雅旱麓有云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語其上天下地為飛為躍昭然明著可知可能者也是以君子之道履端於夫婦飲食男女於是起禮樂賓師於是生遂由夫

婦而及其至一陰一陽天地昭著而事天明事地察齊政授時分州畫井而昭察乎天地爲皆可知可能者也君子之費竭其學問德行以爲之者也若不可知不可能者則隱之矣莊周尙知存而不論況君子哉　中庸專言道者言共由之路也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道之不行我知之矣是也連人言者言其人之所由也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君子之道闇然日章小人之道的然日亡是也舊解費隱爲泛言道體非也曰愚不肖可知可能則賢知包在內矣曰聖人亦不知不能則尋常不待言矣有憾曰猶語大語小曰故皆承聖人不知不能而言訓隱而曰語大語小者言語大語小則莫載莫破歸於無用所以當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況六合之外纖塵之內言之何據言之何爲爾雅曰察審也淸也即著明也造端夫婦起下子臣弟友也察乎天地起下鬼神天命郊社禘嘗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承上不知不能君子隱之者以道在子臣弟友原不遠於人也若爲道者而遠人以求則是不可知不可能者矣尚謂之道哉伐柯豳風篇名引以況道而言尚不如道之不遠以君子之治人即以其人治之非求道於人之外也欲盡道必忠以行恕則道近矣盡心於恕即忠也如所求乎子不願其不孝則事父當孝是也故子臣弟友四者行則庸德言則庸言君子不遠人之道

也孔子豈未能而曰未者正忠恕之心也試觀君子於行不待察乎天地而費也其行庸德惟恐有不足而勉費其力言不但於不可知能者而隱也其謹庸言惟恐有餘而不敢隱亦不敢盡何其慥慥乎慥慥守實言行相顧之貌鄭注　按道訓路孔子言適道由道中庸言達道書言王道蕩平皆指人所由行而言即易推明形上至於一陰一陽亦指天地所由人物所出之路從未有以不可知不可能為道者自老莊家有道可道非常道道立天地之先等語后儒遂為所惑直云道通天地有形外何不於中庸此節一三復乎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道卽子臣弟友而人乃不行者皆願外累之也在上則陵下在下則援上徼幸苟得行險不願不知天下事惟有反求己身可以自主曰外則有命矣天天主之人人主之豈可求者乃以願生怨上怨下尤觸處荊棘試觀君子何其自得也向其所居之位而行其當行之事孔疏無論富貴順境卽貧賤諸逆境夷齊之餓箕子比干之幽戮聖賢居之皆青天白日坦易之場抑不愧天俯不怍人有何怨尤有何不自得若有或失則惟自反曰此己之不正也此不素位而行也豈有射失正鵠而怨人勝己者哉孔疏曰素同傃向也向富貴之中行道於富貴謂不驕不淫也向貧賤之中行道於貧賤謂不陷不懾也鄭註曰畫布曰正棲皮曰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四存學會校刊

此前後之通文也子臣弟友素位而行卑邇也鬼神來格大德受命創基制度以定大業高遠也然試觀一家之中妻子好合兄弟翕樂而父母順何其太和推之太和在宇宙間神格鬼饗天人交通禮明樂備德業肆達不過人人親親長長無他道也故下文接言之翕合也耽樂甚也帑子孫也宜爾二句承上四句引詩以起父母順也小雅棠棣篇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易曰精氣爲物言神也游魂爲變言鬼也禮記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古聖制禮以天之神爲神地之神爲祇人之神爲鬼在天地之中人物之外無形可見無聲可聞而實體物不遺故曰鬼神之爲德盛矣乎體

如體羣臣之體君非臣體也而軫恤之至如體之鬼神非物體也而盼蠁之至如體之言使人敬祀明其體物也引詩神之格不可度不可斁證其體物也夫不見不聞微也而體物不遺又何顯乎不可揜乎以其誠也天地閒實有鬼神非假設者烏可揜哉朱註曰爲德猶言性情功効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以致其齊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格來思語助辭大雅抑篇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聖德則合鬼神而通天者也因引子言舜孝德以顯之位以尊之富以養之宗廟爲親饗前子孫爲親裕後皆大孝也而其實皆大德也則位祿名壽如

操左券矣是何者以天主於因栽則必培人在能受德自有祿大德必受天命非異也中庸之道也祭法曰有虞氏祖顓頊顓頊以下窮蟬敬康句芒蟜牛瞽瞍共六世舜受命爲帝時瞽瞍尚在觀孟子以天下養句可見祖廟以顓頊下四世爲四親廟是宗廟饗之也子孫如虞思陳胡公之屬篤厚也即栽者培之也

憲憲興盛之貌鄭註保安佑助申重詩大雅假樂篇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文王父作子述而無憂武王纘前緒而有天下周公承文武之德而制禮所謂時中也壹戎衣見武成言一著戎衣而遂定商言易也或曰壹同殪殷轉衣即康誥殪戎殷斯禮謂記禮天子諸侯伯叔兄弟皆其臣也故無期喪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事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承上言武周而又引子言以申之見武周之志事即文王之志事善繼善述至孝通達以已通親即通於親之祖考而敬其所尊通於親之子孫臣庶而

愛其所親其位其禮其樂今日爲之儼如文王之生存者爲之且上通天下通地遠通自出之帝皆至孝所達所謂隨時以酌中也所謂費而察天地也春秋兼夏冬脩掃拚𪘲堊也宗器先世所藏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 朱註 裳衣先祖之遺衣服設之以授尸也 鄭註 此皆敬其所尊也宗廟昭一穆一之禮卽所以序我子孫爲何王之昭何王之穆如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則祭時特從文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則祭時特從武廟如虞仲爲太王之三世孫其次當爲穆而宮之奇與泰伯並稱曰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言太王之子孫世世相傳皆太王之昭也若祫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焉親親也異姓以爵爲位貴貴也事謂薦羞也序次所供之事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宗伯供雞是分別賢能堪任其官也 孔疏 此統同異姓而言賢賢

也祭末飲酒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
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伸其敬朱註幼幼也祭畢歸賓俎則異姓告退
又留同姓於私寢而燕之鄭康成說詩所謂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也乃即昭穆之
中而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燕毛也老老也此皆愛其所親也踐升也位天
子主祭之位前言人此言其皆指文王郊祭天社祭土示上帝天地之主也
嘗時祭禘天子五年大祭祭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以下毀廟不
毀廟之主皆合食爲禮必以義斷之互文也明見天地遠祖而治國尚有不
明者乎故曰如示諸掌言如指示於掌中易也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
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

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

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廪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

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帝王之道大端見矣故復引孔子之言政者以折衷焉哀公問政意但在治人治天下國家耳而忘其身卽不忘其身亦且自諉愚柔孔子則以爲政無難求也文武成法俱在其敎其事照然臚列祇須有人舉之何以舉之必如文武明强之人舉之而人將曰文武生知安行者也我愚我柔何能企及不知達道達德我與文武同其惟誠以行之豫以立之學問思辨以擇善篤行以固執卽可化愚柔爲明强學利困勉與生安一致而文武之人存矣而九經之政舉矣方版也策簡也鄭注樹殖生也蒲盧爾雅曰蜾蠃也今之細腰土蜂也注疏家語曰蒲盧也待化而成言政以化民其易猶蜾蠃之祝螟蛉七日而化也卽下士報民勸之類也其人接文武言指君也而有君必有臣故曰爲政在取人取人在君身以道卽五達道以仁卽三達德專言仁者知勇義

禮皆統於仁也天行健一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陰一陽流轉生物無一刻之息人得之而爲形色生意油然而不容已故曰仁者人也許西山說尊賢卽朋友之倫也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不修身修身以道道莫大於親親故修身不可不事親修道以仁仁者人也故事親不可不知人人之仁達德也得於天者也故知人不可不知天卽起下文達道達德也一者誠也知道行道委質不同而皆可一者以知仁勇之德本達也故知好學力行知恥三者則可近之而德以行道道以修身人存而政可舉矣九經政也而復首以修身者總見政非人無以舉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道立謂道可爲民表書言皇建其有極是也朱注賢坐論故不惑大臣主斷大政故不眩明季宰輔權輕臺諫皆白面書生羣聒亂哄疑難塞胸是眩也官盛任使謂其屬官衆盛足任使令蓋大臣不親細事所

以一其心盡其才也忠信待之誠也既讀爲餼餼廩稍食也如稾人職曰乘計也其事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也鄭註遠人非奉使則觀光往則爲之符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諸侯朝也聘使大夫來聘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燕賜厚而納貢薄也朱註豫豫先也謂欲人存政舉先有擇固執之功也跲躓也鄭註疚病也位在下位節借之爲豫立之像也誠實也充也孟子所謂反身而誠萬物皆備於我也身之本誠者天所與之道也反身以誠之者人所由之道也本天而自誠者乃不勉不思而從容中道之聖人也擇人以誠之者則學問思辨以擇善而明篤行以固執而誠者也者語助辭有弗學如學兵者不學農而學兵弗至於能不措置也顏先生說柔遠人懷諸侯乎天下也尊賢敬大臣體羣臣子庶民來百工治國也事親親親齊家也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誠意正心修身也明善致知也學問辨格物也即大學之道

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承上文誠身而反覆言君子中庸盡於一誠以見的然之小人不可冒中庸爲後世僞道學之防也誠者天德王道備矣天德天命之謂性也王道脩道之謂教也而性教可中明矣而明善誠身可合徵矣自天與以誠而心體光明言則謂之性誠如湯誥所言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也明如泰誓所言惟人萬物之靈也是天德也自上修明其道以使人誠言則謂之教明如孟子所言明人倫也誠如詩所言民之質矣偏爲爾德也是王道也蓋天之命我實理中涵自能照物誠則明矣故曰誠明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誠則形著明是也惟明明后禮明樂備民歸一德明則誠矣故曰明誠立學校以明訓多士則學問思辨以誠身議禮制度考文明示庶民以範圍則受覆載咸

而從道是也下皆接此言之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此言誠者誠之者之一也天下至誠謂天下莫能加卽生而誠者也盡其性盡其誠明之性也人物之性與我同受化育於天地而有偏全靈蠢能盡之謂知明處當使各得遂生樂性也卽帝王之教明而誠之事也贊助也天地化育人物而不能盡人物之性至誠能之是助天地也參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也其次卽誠之者也曲一灣也謂氣質卽居於次而誠德必有灣曲發見者致卽其善端而推極之也卽擇善固執之功也曲無不致則復其性之誠

矣形著明以表躬動變化以及物皆可能矣夫至於能化是黎民於變時雍燕人物之性不是過矣是亦唯天下至誠矣朱註曰形者積中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鄭註曰動動人心也變改惡爲善也化則習慣如自然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至誠性之者也而性之誠則明可驗矣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閒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朱註神能前知至誠虛靈前知故如神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

故時措之宜也

此又言誠之成己而成物以見明誠之教之不容已也誠者自成就之義也誠行皿爲道自由行之義也何者凡物之始以誠始物之終以誠終不然則無所始無所終何以成而爲物故君子必盡自道之功而誠之爲貴焉於以知誠之自成非但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而爲明誠之教者卽在其中矣元善渾然無彊仁也以其昭昭使人昭昭知也仁知乃誠明之性所具之德也是合外之成物於內之成己爲一之道也故君子盡其道而時措咸宜也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彊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

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承上而詳言成己成物壽於一誠也至誠之德無止息不息則久長久長則徵驗於事業而漸仁摩義而悠而必世百年而遠而東漸西被而博而浹髓淪肌而厚而巍乎成功而高而煥乎文章而明已成而成物其覆載成直與天地配矣無疆合天地言然此豈作意而致之哉誠之成物不表暴而天下章明也不震動而天下變化也無作爲而天下成治也觀天地之道則可知

夫天地爲物不貳即至誠之誠也生物不測即至誠之成物也博厚高明悠久一如至誠也山水生物不測皆天地生物不測也然天之生物總歸不貳至誠所徵之業總歸一誠詩言命之不已非天之所以爲天乎文王之德之純非聖人之所以爲聖乎天下有雜焉則已有間焉則已純又何已天與至誠二而一者也後文言見而民莫不敬論語言動之斯和爲政以德則至誠亦嘗有見有動有爲而乃不見云云者孟子言君子有過化存神二事此但言存神以見至誠之妙也鄭註曰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振猶收也卷猶區也王草堂曰華嶽二山名周禮豫州山鎭曰華雍州山鎭曰嶽爾雅釋山曰河南曰華河西曰嶽昭昭之多言少也猶今言糧少曰祇一升多也左傳日月之會爲辰山所蘊之寶無窮故謂寶藏殖生也穆美也爾雅不顯借詩言用之幽深之義也詩周頌維天之命篇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上文至誠之道已明乃贊其大而歸之禮以見崇禮之爲亟也鹿忠節公說聖人即至誠也禮者喜怒哀樂子臣弟友之天則也故前言武周王道之成不過一禮後文議禮制度考文居下居上皆不越一禮也自率由謂之道自規物謂之禮發育萬物即覆載成也峻極於天即配天也道若是其優優乎充足有餘者皆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所流行也何其大也然而行道必凝道凝者成聚於吾身也非有效法聖人之君子聿脩厥德何以凝之尊德性者存其心養其性以事天也道問學者博學審問也致廣大者寬以居之也盡精微者極深研幾也極高明者巍煥高朗也道中庸者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也

溫故者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也知新者差等百王損益因心也總以敦篤肫厚全其至誠而崇乎三百三千之禮以宰制萬物裁成天地焉朱註以洋洋三句爲道大無外優優三句爲道小無內則本文贊大未嘗言小且二語本於莊列屈原言仙道亦曰其小無內其大無垠非聖道也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由是至德以凝至道居上爲下有道無道無往而不宜矣故下文接而申之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蒸民篇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

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中爲下不倍也非天子以下子思言也朱註車同軌莫敢制度也書同文莫敢考文也行同倫莫敢議禮也三者皆統以禮樂亦在禮內故下但曰學禮孔子正有德而無位者故從周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此申居上不驕也三重即上議禮制度考文也呂氏說寡過上有道揆下有法

國存學會校刊

守也上焉者謂如夏殷之禮雖善而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也朱註君子王天下者也道即施行三重也本身有德也徵庶民驗其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質正也孔疏鬼神分叢於天地者也君子至德凝道直通帝載如辨黑白如數一二故所制之禮如郊社宗廟鬼神亦分尊卑司山職川鬼神亦供役使而適如鬼神之情狀天地清明山河効順一無所疑也三十年爲一世如此指詩詞無惡無射即動行言爲民道法則也詩周頌振鷺篇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乃中庸之道彙於仲尼矣仲尼之德以堯舜爲祖而述之以文武爲法而章

明之陽闢陰闔上之於天時則律呂之相和也流行安敦下之於水土則衣被之相襲也取而辟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其天地之無不覆載乎仁義迭用剛柔無息其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乎且即所辟者觀之天覆地載之間四時行日月運萬物並育於中而不相害物各有道並行而不相悖是皆天地之德爲之也小德則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大德則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朱註天地之大如此仲尼辟之亦如此矣德一也無大小以其川流謂之小以其敦化謂之大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小德川流也論語曰予一以貫之大德敦化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

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此中小德川流也至聖至誠一也詮川流故言至聖詮敎化故言至誠聖無所不通也川流之源周溥廣博則如天淵深泉蓄則如淵其中聰明睿智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之德一一因時而流流而見則民莫不敬流而言則民莫不信流而行則民莫不悅且流至中國流至蠻貊莫不尊親是爲小德川流睿者思之深入也耳聰目明心思睿知所以運用寬裕諸德者也故先之（學心如止水寒潭灯照無實用與淵泉時出正反）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此中大德敎化也經者理其緒而分之如稱仰梓俯是也綸者比其類而合

之如慈孝相成是也經常也天下大經五倫也天下大本性也經綸者明倫敍德禮明樂備也立本者存心養性先立其大也知天地化育者五十而知天命也是皆至誠純篤絪縕凝合函天通地自然而然豈倚於物而後能哉經綸卽其仁立本卽其淵知化育卽其天肫肫淵淵浩浩所以形容其仁無窮其淵莫測其天無疆也此大德敦化也易上文睿以聖者思作睿睿作聖也易寬裕諸名以天德者寬裕溫柔仁德發强剛毅義德齊莊中正禮德文理密察智德得於天者也故曰天德大德小德卽此也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

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此中庸通篇之結也中庸以道起言人所當共由也以德結言人所當自具也君子則行道而有德者也其道也無一絲表暴矜張惟從身心之近之自之微闇中操存雖人所不見而內省之嚴上帝臨汝雖不動不言而敬信常存釋茲在茲以至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篤恭矣不顯惟德矣如此則神明默成從容中道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爲一而民自勸矣自威矣位育肆達天下平矣所謂闇然而日章也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也人特患不知耳知之則從事近自微而德可入矣若小人者的然表露惟

恐文之不著於遠風於顯噫嘻甘臨繫禮多儀故爲色厲或用格外之賞意外之怒以求平天下至不見不動不言之時即以爲人所不知不必用力萬民之顏色莊獨處之地負愧究之無本何枝無源何流誠者日滋僞者難繼過甘易壞文理淺疏民於何勸於何威於何平的然而日亡矣此之謂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詩衛風碩人篇尙絅作褧衣加單衣也近自微卽人所不見不動不言也但對遠言爲近對風被於外言爲自對顯言爲微謂遠由於近風由於自微必至顯也志心之所期也志在無疚而有疚則惡於志矣人所不見而內省慎獨也於潛伏致力也詩小雅正月篇孔甚也鄭注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戒慎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也屋漏不愧也詩大雅抑之篇屋漏室西北隅爾雅奏進假感格神明朱注無爭無爭競失體也詩商頌烈祖篇篤恭篤厚其敬卽不顯惟德也刑法詩周頌烈文篇不賞民勸不怒民威篤

恭而天下平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陽城一善士耳猶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況有堯舜德位此固宜矣篤恭天下平則率性之道修道之教已至故末三引詩以明其上達性天非又有進也予懷詩大雅皇矣篇言上帝懷文王也大聲以色非的然也徵色發聲而後喩大聲色也即戰戰兢兢啓手啓足亦大聲色也惟不思不勉退藏於密則無聲無臭至聖至誠而德至矣詩大雅烝民篇輶輕也言德之微妙也載事臭氣也詩大雅文王篇言詩詠不大聲色似不顯矣而猶有聲色德微如毛似不顯矣而猶有比類言至無聲無臭則誠所謂不顯篤恭者矣至矣與前中庸至矣相應中庸至道篤恭至德也不見不動不言不賞不怒不顯無聲無臭皆寫其闇修也楊墨佛老遠人行怪自屬異端華士鄉愿的然色取亦爲假術惟從吾堯舜文武周孔實實闇修用力近自微則忠恕違道不遠矣自古聖人原

皆存心養性盡人達天其存也順帝之則其沒也三后在天詩書著配天格天之訓古人制配帝配天之禮非虛文也但非下學所可輕言故孔門惟以孝弟禮樂爲敎而性天不可得聞然亦時露其義曰知我其天曰予一以貫子思以爲不盡發之恐後世反竊一二微言墮入空虛故舉抉示人以爲此中庸之道也非怪異也而聖賢憂世立敎之意盡矣

中庸傳註問

陳容安問性道朱註皆統人物言傳註專言人何也曰註意照下天地萬物而非道矣性道通人物言是孟子所斥告子以犬牛之性猶人者也佛教狗子如來齊進猶狗皆可成佛固異端之說矣若犬牛各率其性而爲道則犬率其性而食臭是何道乎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謂服牛乘馬隨山刊木萬物裁成之理皆在吾性中非謂萬物與人同性道也

語劉其德曰中庸戒懼不睹不聞與愼獨道學板分靜存動察非也謂不睹不聞之須臾亦不可離道則睹聞之不離道可知矣人以爲隱微而忽者君子必不忽而愼之則見顯之愼可知矣故曰致中言自其所不睹不聞推至共睹共聞無時不存其心也致和言自隱微推至見顯無在不敬其事也蓋已不睹聞之時人所易忘固屬旨緊而共睹聞之時如兩軍鬪戰殺人如麻庸人於此面

無人色心飛膽戰而天君湛然神清氣定豈屬易易火熄修容固爲誠篤而見顯之處動容周旋中禮非盛德之至何可能者致之則三達德五達道三重九經皆全而無憾矣天地萬物有不位育者乎其德日向闇朱註致中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至靜之中無少偏倚疑其所不睹不聞已屬至靜此外又有一至靜之中是何境界幽此豁然矣

謂馮樞天曰宋儒分存養省察爲二事不知存養省察皆正心之功非二事也君子九思省察也而思則得之先立其大卽存養矣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統省察存養言也孟子操則存操必須省察而卽存養矣蓋省察則心自存存養則心能照似有分功而實一事也宋儒皆爲周子所誤周子爲壽涯陳摶所誤以主靜爲存養遂板分曰靜存動察矣又曰世有存養而廢省察者佛老眞空元虛之存養非吾儒之存養也省察而不存養者雜霸機變色取之省察非

吾儒之省察也

張鑑門問朱註顏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何以不用曰道不行由不明必如舜智而道行道不明由不行必如回守而道明則回之爲人節自重行何以又重知且能擇知也又有一眞知在其前是何物乎非異端圓覺之說乎子曰學而知之禮曰人不學不知道程子乃反之曰進學在致知則其所謂學者爲虛字而其所在之致知爲講誦爲惺覺非聖學矣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而朱子曰眞知自然行不能行祇是不能知又反書言矣陽明致良知正同此誤乃爲程朱者何以亦明知其近禪乎

古季桀問費隱節何不用朱註曰註謂道者莫能載莫能破不能知不能行是無用之道矣何以解費爲用之廣乎聖人不知不能倘爲君子之道乎豈君子又賢於聖人乎如註是道遠人矣與下聖言背矣而朱註下節曰道者人之所

共知共能何以頃刻兩論乎

謂吳潁長曰朱註誠者眞實無妄之謂眞字出二氏無妄無虛僞也不足以盡誠也孟子曰反身而誠乃反身而萬物皆備於我四德充萬善集故曰善信充實而有光輝故易亦曰篤實光輝日新其德中庸疏至誠曰敦厚崇禮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豈僅民之質矣勝於私詐小人而已哉且不讀易乎無妄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又曰無妄災也宋人如王安石司馬光一造新法一變新法兩皆愚誠過激而致敗朱晦庵於陸象山各不相下朱之門人至欲殺陳同甫明東林激額遺禍士類凶於家國是災也而豈至誠之誠哉

劉邦司問曰朱註君子之學不爲則已夫君子而有不爲學者乎顏先生改有弗學學之作何亦未安蓋君子於正學亦有不能兼者如學祭禮且弗學喪禮冉有學足民曰言未嫺禮樂皆有弗學也曰得之此亦顏先生所習講也

錫士宦問自誠明節不用朱註何也曰謂性謂教與前天命修道一名兩解殊爲不合且經曰謂之教乃註曰由教而入是當謂之學矣何以謂之教

問予自問朱註天道人道分章不從之何也曰天道言天與人之道也人道言人曰盡之道也今乃獨以自然之聖人爲天道豈勉然者非天道乎以勉然之人爲人道豈聖人非盡人道乎且故至誠無息緊頂上文成己成物而上文曰人道此分之曰天道王天下有三重即帝王不過如此而單歸勉然之人文義皆不合也又曰大學一章中庸一章朱子强分多章誤矣

江陰徐翁世沐閱中庸傳註批曰大旨不差第開捷徑朱子曰捷徑一開靡然世爭趨赫記誦訓詁詞章科學究之窠臼快則快矣如捷徑何

日承教甚喜然捷徑不敢不辨愚之所傳者顏習齋先生之學也自聖道晦而朱陸兩分朱重誦讀著述陸譏之曰支離陸重心地澄澈朱譏之曰捷徑以其

四存學會校刊

斥去聞見直指性天爲頓悟爲捷徑也今顏先生之學重詩書習禮樂博依雜服以孫以摩操心省身遷善改過日愼月勵未能遽咸路甚不捷矣海內是此學者漸多然以實力於學實見於行或畏其難翁乃以爲捷非洵口之言乎傳註云子思當時論性測天處士橫議之禍已萌如談天臧三耳是也批曰中庸隱怪是知賢之過

曰翁亦知論性測天者之爲隱怪乎請與翁平氣一商程子教人靜坐探會性天又曰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張橫渠日思天地之理有所得則夜必起書非正戰國之談天乎道有當然有所以然子孝臣忠當然也必有所以然耳聰目明當然也必有所以然非正兩耳爲耳有所以耳者爲三耳之說乎而乃主之而不以爲過乎

傳註云性卽三達德批曰性乃五性兼三達理氣該又曰性不止三達

曰性乃五性必本朱子太極圖解者此七百年爲異端所惑也毖註易已辯太極圖之非矣茲復略言之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夫易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言大衍也謂大衍之五十不分者爲太極也分而爲二以象兩則生兩儀矣非謂有物焉生天生地也自莊老敎興道德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易緯鉤命訣曰天地未分之先有太極乾坤鑿度曰太極成乾坤行漢律歷志有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謂太極包子丑寅三元而歸於一元卽天地人三才也則天地之先實有一物能生天生地已屬鉤索異論乃又加無極於其上老子知其雄曰知白守黑復歸於無極莊子在宥曰游無極之野道家遂造太極先天圖載之度人妙品眞元妙經諸卷內傳至陳摶周敦頤有圖說云自無極而爲太極朱子改之曰無極而太極則又有一無極在太極之先能爲太極藝虛罔象愈莫可究詰矣陸子靜王山史毛西河王草堂各有辯可觀圖說云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

靜而生陰靜極而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胡衡齋曰太極動而生陽則未動之先何爲耶若果有未動則當曰靜矣是先靜而生陰也何以曰動而生陽乃曰靜而生陰也且曰動極復靜靜極復動當其時兩儀未分七政未立不知幾何時而爲動之極也幾何時而爲靜之極也易言天尊地卑詩言上天之載中庸言爲物不貳槪未言鴻濛之先有若是之次第也毛竟山曰動靜有常指天地言未闢陰陽未生天地未立而先有動靜者圖說云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又云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化生萬物朱子曰五性者水火木金土之德也按洪範水火木金土曰五行謂流行人間之物也禹謨並穀言曰六府謂貨財之所藏也故春秋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明以五行爲材物爲民之所用兵即其一物史墨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又明以五行爲在地之

物叔向曰天有五材而用之力盡而敝之明言天用五行之物其物力盡則敝此誠聖賢相傳明且淸之言也自鄒衍推五德相禪漢宋人遂以五行與陰陽並列謂其生人生物成形成性則聖經所無矣且即以木言人能植木而謂木能生人乎傎矣羅文莊云凡物必兩而後可以言合太極與陰陽果二物乎其爲物也果二則當未合之先各安在耶乃宋人又有一五性說周子通書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朱子解云氣稟之性不出五者太極之數自一而二剛柔也自二而四剛善柔善剛惡柔惡也遂加其一中也以爲五行孟子曰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陷溺之過也乃歸惡於性乎氣稟乎且二而四有兩善兩惡加一中以爲五行豈四象爲二善二惡乎五行乃二善二惡一中乎豈四端亦二善二惡乎中乃後加之乎此何語哉今翁言五性兼三達性不止三達皆因誤語誤易言四德中庸言三達孟子言四端一也生生之德

性也在天爲元在人爲仁而仁之裁制卽義節文卽禮辨別卽知強力卽勇易言四德而後乃專曰仁以行之是也聖賢之言融會貫通不似儒章句後排偶如櫛也乃曰性不止三達豈聖言達德有遺漏乎理氣該語亦有病天下之物必有其理而無氣者有其氣而無理者而此乃曰理氣該也而焉有之且理字聖經罕見惟易窮理中庸文理孟子理也三言乃指道之條理餘皆言道自宋儒以理爲談柄而道字反輕傳至今日智愚皆言理而罕言道矣竊謂卽以理代道字而氣外無理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謂陰陽之氣卽道也中庸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天下之達道也卽以通行五倫爲道也孟子道性善曰道一而已卽以同稟之仁義禮智爲道也未有陰陽之外仁義之先而別有一物爲道者有之是老莊之說非周孔之道也乃朱子終身認理氣爲二曰陰陽是氣太極是理曰氣有不存而理卻常在又曰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

又曰氣强理弱理管他不得其言大可游移大有疑惇覽者亦當一思矣

傳註云性出爲道道立爲教皆道也豈可須臾離哉批曰道不必兼教曰自治爲道治人即非道乎道不兼教則教時可離道矣世儒好靜坐畏動作高誦讀卑事功其弊至於戶庭之外甕同胡越禮樂刑政並付童觀故視修道之教在外也

傳註云不覩不聞僅須臾耳而念即旋生批曰亦不止須臾曰翁於內地或未用力但隨筆爲言耳王陽明曰人心少有無念時陸桴亭曰嘗於夜閉目危坐屏除萬慮以求所謂中究之念慮不可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一時强制使定又思此念亦是已發間或一時嗒然若忘以爲此似之矣然此境何佳而先儒教人爲之且不幾入於學禪者耶久之始知人心原無息時不可一槪遏抑所云未發者不過念慮轉接毫髮之間初無一日一時之可

計也子思所謂須臾也嘗體驗靜時心易起念以心未有念也動時易無雜念以心有一念也故操存心之道不論無念有念無事有事總持一敬是戒懼也異端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則不止須臾矣然此乃異端功力非未發境界也無戒愼恐懼也

批鮮能知味節曰陸稼書云老大始知氣質駁思量祇是讀書粗實知之過駁也鮮能知味粗也

曰翁前批曰掃記誦村學究之窠臼雖屬不平語然未嘗不以爲記誦如此其卑也乃此又專歸之讀書始知後儒雖誦聖說賢猜天測地而本領功業只是日讀幾千遍白面書生伎倆千萬口强無能遮飾諺云三句不離本行是也況以氣質駁歸之讀書粗亦不其然古帝命夔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氣質可謂純矣而化之惟以禮樂孔子言文知廉勇藝以禮樂未嘗言如何吾伊綿𢇁也

而奮延孔門氣象中和千古爲昭宋明以來儒者各立門戶一聞異己之言輒盛氣相加以致結黨修怨害於家凶於國其氣質之駁爲何如者豈讀書不細之過耶陸稼書任靈壽邵子昆任淸苑皆有淸名而稼書以子昆宗陸王遂不相合冉張武承所著王學質疑相詆厲及征噶爾旦撫院將命稼書運餉塞外稼書不知所措使人問計子昆子昆答書云些須小事便爾張皇若遇宸濠大變將何以處之速將王學質疑付之丙丁則僕之荒計出矣然質疑一書多可採然其闢陸王蹤等性天之弊甚切但其駁陸王者卽駁程朱者也乃一主而一奴此尚歸之讀書不細耶抑有所蔽遂不自知耶

批云素必當作索索隱知者行怪賢者分兩項

曰素隱本可解必以漢書引之作索隱遂謂素是訛字則漢書曰好問近乎知豈好學又訛乎至以素隱爲知行怪爲賢亦自可通然朱註分配有不妥者四

書牘言曰幼時聞先教諭兄講哀公章詢曰生知爲知學知爲仁困知爲勇又三近爲勇之次未能釋然先兄無以應顏先生曰朱註天地位跟致中萬物育跟致和而又曰未有致中而不和致和而不本於中者未有位而不育育而不位者則何爲分配矣不見而章三句統言至誠功用出於自然朱註乃謂不見配地不動配天則地日見天日動難以解矣

傳註云舊解費隱爲泛言道體非也批曰泛言道體是中庸之妙無極之眞非見聞所及非君子隱之也

曰如翁批豈以費而隱爲有而無乎王山史辯太極圖曰無理而理無道而道此何語也胡朏明曰自無極而爲太極道家之說有生於無也無極而太極佛家之說空卽色也今翁又以爲有而無則色是空道而無道矣

批紊字註曰不如見在妥貼

曰素從無訓見在者且見在其位而行句法不甚穩必如朱註上加一因字中其字變爲之字曰因見在之位而行乃可成文則如論語因民之所利重在因字中庸安有此而添之

傳註云體如體羣臣之體君非臣體也而軫[illegible]之至如體之鬼神非物體也而肹蠁之至如體之批曰不如訓幹事爲妥貼

曰朱註體物猶易所言幹事言鬼神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是非體物而不可遺乃鬼神爲物體而不可遺也非經文矣其見總以物伸爲神物屈爲鬼故其言曰如風雲雷電初發時神也及風止雨過雷住電息則鬼也精氣聚而爲物何物而無鬼神天爲神地爲鬼春夏爲神秋冬爲鬼晝神夜鬼日神月鬼潮來爲神潮去爲鬼人氣之呼吸者爲魂魂卽神耳目口鼻爲魄魄卽鬼上體爲神下體爲鬼語爲神嘿爲鬼動爲神靜爲鬼嗚呼從古有稱地爲鬼月爲鬼者

四存學會校刊

乎人上體爲神下體爲鬼則一人半神而半鬼不大可愕怪乎人靜而嘿卽指之曰鬼則宋儒半日靜坐是半日學鬼矣而可通乎且若是則觸目入耳當前皆鬼神矣何以曰視而弗見聽而弗聞况人爲鬼神則使天下之人卽鬼神使天下之鬼神矣物體卽鬼神則鬼神可度矣不須言格矣蓋天地之中人物之外實有鬼神上下兩間周禮大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祇諸禮論語曰禱於上下神祇則鬼神又分二禮卽有時地亦稱神人鬼亦稱神而天神地祇無稱鬼者易曰精氣爲物言氣之精靈聚而爲物其精氣主宰卽神也如天地物也而有天地之神門竈物也而有門竈之神又曰游魂爲變言人死則浮魂游蕩散而爲變其變之千態萬狀皆鬼也故曰知鬼神之情狀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則專指祖考之鬼神

卽遊魂爲變也故下文接言宮室宗祧報氣報魄之禮此經言鬼神之明據也其爲祠也則先王制圜丘方澤以祀天地之神社稷以祀土穀之神望禮以祀山川之神百祀以祀百物之神宗廟以祀祖考載於三禮昭如日星豈爲徒設故祭祀一節實指鬼神之盛非如後儒解指鬼神內之一端也蓋凡鬼神聖人皆有祭禮從定之祭祀之外無鬼神矣如有之必今世異端所謂三官菩薩之妄誕者豈鬼神之正哉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神之格思卽經文自訓體物也後儒不遵孔門下學而上達之定塗躐等而求性天而實下學上達一失兩躓言性則曰性有惡是不知性矣言天則不知郊祀天明堂祀上帝爲何道而但混曰天者理而已越陰齋語曰謂天卽理則論語可曰理生德於予理之將喪斯文理厭之理厭之乎孟子可曰理之未欲平治天下吾之不遇魯侯理乎今言鬼神又如此恍忽乃知知性知天不可以強探力索得亦不可以從容玩味

得也必宜先正其下學之功矣

傳註云祭法有虞氏祖顓頊以下窮蟬敬康句芒蟜牛瞽瞍共六世舜受命爲帝時瞽瞍尙在祖廟以顓頊下四世爲四親廟是宗廟饗之也批曰祭法不是舜無四親廟

曰曾見翁批禮記宗石梁王氏等說删抹甚多此似毀經蔑古不可學者今復曰祭法不足則國語亦云有虞氏禘黃帝祖顓頊將國語又不是乎舜無四親廟則木本水源卽在監門庸卒無不感夫春露秋霜者曾舜而監門傭卒之不如乎孟子曰以天下養養之至也乃以天下養不以天下祭乎且此宗廟饗之將作何解若曰堯廟而舜饗之則與瞽瞍何與而入於大孝之內也尙書廣聽錄曰蔡氏註書據蘇軾之說謂神宗堯廟其意謂舜受堯禪則舜一代不當立廟此皆小人之腹妄測大典遂棄倫常天下豈有身爲天子而不爲祖宗立廟

者然則孔子所謂宗廟饗之者安在若謂宗廟饗子孫保皆指舜均以後言則當身不事祖考而欲使子孫事祖考乎且此何所見也況蔡註引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證堯廟正惟此時舜自立有虞氏之廟故得禘黃帝祖顓頊禘與祖皆廟中之祭黃帝與顓頊皆舜之親堯未嘗與顓頊有統系也此舜立廟也其郊嚳而宗堯者以舜不宗舜論功德所授當以郊祀配天屬之嚳宗祀明堂屬之堯耳至於宗禹宗湯宗武王皆繼世之主所宗舜無繼世也然且所郊所宗皆係特設與廟主無與而蔡氏以宗堯證帝堯之廟是誤以宗祀爲宗廟矣且益稷篇曰祖考來格馬融謂此乃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雖不知在何時然以簫招九成觀之則禹爲舜興九招樂在禹攝政後必瞽瞍爾時始死觀舜踐帝位後常載天子旗朝瞽瞍可驗也其曰虞賓者堯子丹朱助祭稱賓則舜立宗廟明矣而蔡註於祖考二字不置一解不知爲誰祖

誰考天下有註經如是者乎㨿按五帝首黃帝黃帝至堯五世文祖孔傳曰堯祖廟舜追祀自出之帝不過黃帝則堯祖廟爲黃帝明矣神宗孔疏曰舜始祖之廟祭法則明曰祖顓頊矣向來闕義可以豁然

傳註云仁者人也得於天者也故知人須知天批曰知天不若朱註雙承爲是曰經言思知人不可不知天而讃曰思知人思事親不可不知天是乎

傳註云曲一灣也批曰一偏奚不安貼必釋云灣曰曲亦微有偏意但不如訓灣爲妥何者曲禮三千言其細微灣曲各有規矩不可曰偏禮三千也卽曲節曲藝若曰偏節偏藝曲徑曲水若曰偏徑偏水亦不合

傳註云至誠虛靈前知則如神矣批曰無發明

曰愚註虛靈前知四字謬用易神以知來智以藏往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也令教曰無發明蓋以爲必如朱註誠之至極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間乃能有以察其機爲有發明也愚謂宋儒之學以無私爲極故訓仁曰無私欲而有其德訓誠曰無私僞論學問曰去私存理論治道曰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然細研聖賢之學去私其始事也而非其至也卽以顏淵仲弓問仁二章論之克己復禮乃約我以禮也不專去私也出門使民如承賓祭修己以敬也非去私也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爲公以勝私耳故以學問言禮陶樂淑存心養氣不專在制欲也以功業言致治戡亂允文允武不專在防淫也至於不顯惟德至誠無息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又豈僅無私之云況異端亦曰無私墨子兼愛尙何利心而罪至無父佛氏去聲色屛六賊專事制私而爲無父無君之教豈聖學而無私蠢之乎

批崇禮爲亟曰不然

曰孔子言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約之即約所博之文也則與學惟一禮矣內外合知行兼矣乃曰不然何也禮者孟子所謂節文也恭敬辭讓也宗程朱者以天理二字混之宗陸王者又直指良知曰禮者吾心之大規矩也而禮入空虛矣皆人之於禮也明廢之宋明之於禮也陰棄之此世道人心之憂也豈解經之失而已哉

傳註云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二語出於莊列屈原言仙道亦同非聖道也批曰用古不拘

曰孟子云誦堯之言堯也誦桀之言桀也乃用異端之言以亂道皆不拘乎

書	葉	行	字	誤	正
中庸傳註	十三	十六	十九 六	釋下脫善字 位字衍	
中庸傳註問	一	二十	二十九	搏	摶
	五	十三	二十四	似下脫後字	
			二十八	後字衍	
	八	八	三十	潮字衍	
		十	一	米上脫潮字	